周書

十

周書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令狐德棻等撰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邑一

千戶孝閔帝踐祚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帝廢朝議欲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從楊忠攻齊之幷州以功别封第二子端保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為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為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齊

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
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
授右侍伯轉右司衞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
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内選忠諒鯁正者以匡
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
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
俄而衞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
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
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

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

上大夫摠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祕未
發喪運持侍衛兵還京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
爲官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忌之時
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
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
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
伯傳尋而得出爲秦州摠管秦渭等六州諸軍
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
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丞秦渭

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中
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
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
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
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
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授前侍
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

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
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
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不軌賛成
之建德初轉内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
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
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
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
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譟齊人駭
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

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邑三千户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揔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揔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竪大木以鐵鏁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决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决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

哀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
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
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
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
州揔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
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
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
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
等並得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

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譯等名仍加棰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又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爲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

言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
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
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
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
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寔非
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
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
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
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

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毎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内史杜慶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太祖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
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
安吉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
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
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
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
及即位擢授冠軍將軍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
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
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

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即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内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戸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

烏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衞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踈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

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中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遊幸神舉恒得侍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尋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宮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爲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

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并州平即授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曁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爲姦猾神舉勵精爲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爲盜率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

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如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款服即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

軍幷州摠管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
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
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於
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
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鴆酒賜之薨於馬
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
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
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
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

舊齒至于今而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
神舉弟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絶倫大象末位
至柱國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
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
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孝
伯性沉正謇諤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
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
受經思相啓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爲

右侍上士恒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右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臥内朝之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奏聞高祖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

小宮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寔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及吐

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荅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

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户并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遂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揔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

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疎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荅

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譖又因説王軌捋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揔管然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又頻竊諫皆不見從由是益疎斥之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揔管從越王盛討平之

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令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

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歆嗣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九世孫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及以疾辭壽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

舊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洲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勑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即位

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户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

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

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

爲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天和初起家夏州揔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尋而臨淄公唐瑾薦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

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
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
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
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
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
之則霸竪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
爲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
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高
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

即吉運上䟽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内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䟽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縈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青

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

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

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
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
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居外聽政四曰
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
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
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
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
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
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

恐人情愈散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
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輕
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
高祖斵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趣
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
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
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
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
龍爛漫士民從役秖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

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只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

誠願諮諏善道修布 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 業方固大尊若不革玆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給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寔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

賀以爲幸免獸口內史鄭譯嘗以私事請托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滍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以録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禄而貴

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懍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霆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為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

以才昇爵由功進美矣哉

列傳第三十二　　周書四十

列傳第三十三　　周書四十一

令狐　德棻　等撰

王褒

庾信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

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普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爲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度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内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

以禮發遣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裒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脩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並願即都荊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懔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㲄等曰建業雖是舊

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褒性謹愼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褒以

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
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
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
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
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
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
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
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
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

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凄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恩眄忘其羇旅焉孝閔帝踐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即位篤好文學

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

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第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道盡容鬢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

憂惚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

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
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
鹿爲曹吏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术
可求佰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
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
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旦飜覆波瀾
吾巳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
生平難爲肖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
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

缺二字産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琮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鬒蒼鷹顏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爲宕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亶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

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
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
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
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
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
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爲郢州別駕尋兼
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
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
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

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于江陵
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
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
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
紫光禄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孝閔帝踐祚封臨淸縣子邑五百戸除司水
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
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

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

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于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下亭漂泊臯橋羇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

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

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檝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飇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

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庾承
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
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
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
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値五馬之南奔逢三
星之東聚被江漢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
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
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
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

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姦回之鼎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洊雷之講肄齒明離之胄筵既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

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圭於西河之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書浮玉南賧没羽吳歈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得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弘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

左戍辛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
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刼燼之灰飛辯
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卧刀手於滎
陽絆龍媒之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搢紳
以清談爲廟略乘貢水而膠船馭奔駒而朽索
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猨鶴弊箄不能
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魴魚
頳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
艅皇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

逆之熾盛夂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閒三山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胄既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逃因反淮南之窮寇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

闕龍吟東陵麟鬬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塡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羣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卧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

宄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方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卧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摠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塡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雹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彊城孤氣

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回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酬對逢鄂坂之譏嫌值耏門之征税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

颿於上游彼鋸牙而向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
龍之戰艦闘飛鷁之船樓張遶臨於赤壁千艫
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
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
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
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霑衣艤烏江而
不度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
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惟揚三千餘
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屆于七澤濱

於十死嗟夫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
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
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
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
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
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
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劒及繁陽鏖兵金
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
衆負黃龍而度湘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

于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
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
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為燈飲頭為器直虹貫
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
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
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牕扉
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
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
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

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
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勤王實勣橫璫
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
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温太眞始則地名全節終
以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
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颸懔然水神遭箭山
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并命俱
飛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寃恥去代邸而
承基遷唐郊爲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

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没焉諸侯之心揺矣旣而齊交北絶秦寇西起況背關而懐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緑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乗巴渝問諸淫昬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廪延之戮夏首濫逵泉之誅蔑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卧砥柱而求安旣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

急難地爲黒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
豈寃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
霄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
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
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陵之責言俄而
梯衝亂舞兾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
於雷門下陳蒼而連弩度臨晉而横船雖復
楚有七澤人稱三戸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
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爝火兮焚

旗貝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楊灰龍文斫柱下江餘
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
曼之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
未曉而鷄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
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浦囚乎群帥
州穽摺拉鷹鸇批攢寃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
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
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鷰闇逐流螢秦
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激

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楊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颻武威羇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

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虵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旋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于老幼關河累年

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
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
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文驪山
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
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絃謌於許史豈知霸陵
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
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

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

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響而亞其跡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並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

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爲盛既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竟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

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驂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

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
屬凌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
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
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
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
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
撤爾其荊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于廟堂者
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
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

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

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攈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列傳第三十四　　周書四十二

令狐　德棻　等撰



蕭撝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圜

宗懍

劉璠

柳霞

蕭撝字智遐蘭陵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温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矦邑一千戸初爲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矦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撝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

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户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撝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及迥入劒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迥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撝屢

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迴
所破語在迴傳撝遂請降迴許之撝於是率文
武於鹽州城北共迴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
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進爵黃臺
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
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撝亦預焉尋以母老
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
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撝有歸

歟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攜曰昔王長虞廷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攜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攜與唐瑾元偉王

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撝以毋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毋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欵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消塵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淅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佪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 則任等三事所謂楚

雖有材周實用之方籍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已虧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毋憂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謚曰襄攜善草隸名亞於王褒筭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

頗行于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

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

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迥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

赴援比至𢹂巳降仍從𢹂入朝孝閔帝踐祚除

中外府記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

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

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

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内史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内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

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巳降遂來歸欵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察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

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
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
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
二千戶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
撝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
撝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
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
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欵之勲別賜食思君縣五

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衞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部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

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烝烝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

大將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軍丹楊尹屬侯景肆虐

簡文見弒大圜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圜歸建康時既喪亂之後無所依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謂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多故

恐讒愬生焉乃屏絶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姊之閒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荅無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

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
優禮式遺茅土寔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
大圜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圜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
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
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
藏祕閣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
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
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

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

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潯果園在後開牕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畊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恊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

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寔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

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圜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戸隋開

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尋卒大圜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宗懍字元懍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於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懍少聰令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

及梁元帝鎮荆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
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
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
朝呈上梁元帝嘆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懍爲刑獄
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
憂去職哭輒歐血兩旬之内絶而復蘇者三每
有羣烏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
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荆州以
懍爲別駕江陵令及即帝位擢爲尚書侍郎又

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客況事涉勳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懔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于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懔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以懔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

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

本意在綰而韡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韡辭謝之乃止後隨韡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韡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韡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宮遇韡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

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
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爲北徐州刺史即請
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爲
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板爲中
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
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
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
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開府置
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

授樹功将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将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厦使

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
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
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
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其贈而
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
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尅翦姦宄紀於是遣使
就拜循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循府長
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
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

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

古誰比對曰必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

別散亂徘徊雰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
之慘冽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
石之東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
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
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
飖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田兮瑣散暠皓兮
滇濛綏綏兮颯颯瀌瀌兮渢渢因高兮累仞藉
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
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閬風爾乃馮集異區遭隨

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
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
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
而交四海小則澌瀝而緣閒隙淺則不過二寸大
則平地一尺乃爲五穀之精寔長衆川之魄大壑
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
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巳墯
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
使遷飢於海隂斃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

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虆
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唱翻作白
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閡遡河陰而
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
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中
與蕭紀牋及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
世宗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
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
郡守璠善於撫御蒞職未朞生羌降附者五百

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
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
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他
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
鎮陝州欲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
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揔管府司録甚禮
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
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祥字休徵幼而聰慧占
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

伯父黃門郎瑑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竒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郎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将軍儀同大将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朞月轉長安

令頻宰二縣頻獲時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
四十七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卒臨終
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治定繕寫
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
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
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
守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
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

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
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
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
座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
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
二以民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
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
曾不顧眄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辟霞爲主簿
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

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
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詧莅雍
州選爲治中尋遷別駕及詧於襄陽承制授霞
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詧踐帝位於
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詧曰陛下中興鼎
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
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

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常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鑒照亮臣此心詧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詧殂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

聦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感曰我君仁恵
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
滕安二州刺史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
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
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
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之
間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
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
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温裕略無

喜愠之容弘奬名教未常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並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叅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歴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遊不仕閉門

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捴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

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撝世怡圓肅大圜並有梁之令望也
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
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
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
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
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
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没齒則未可焉宗

懍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俘囚楚甸
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
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
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
東五十餘載挾筴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
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
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為清典蓋近代之佳史
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
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

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列傳第三十四　周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五　周書四十三

令狐德棻等撰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爲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

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
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
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
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
蜂起長壽乃招集叛士徒侶日盛魏帝藉其力
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鎭張白塢後
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
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
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

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閤將軍賀拔勝爲荆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鵶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録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

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幷百官等携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即率衆衛送幷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荷重委每以剋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

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
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
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
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
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
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
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
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

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子此役難以言還

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仍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

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貳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謚曰莊子 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閤韓防主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爲

赭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
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
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閒
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
東魏所向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
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
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
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
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

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
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
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即隨賢還洛乃潛引賢
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
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
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
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彥舉城
款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雄遂從信入
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蓼塢雄擊走之又從

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
東郡守遷北中郎將邙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
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
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雄勳勞積年
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東魏東雍州刺
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
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
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
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

河南尹進爵為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戶賜姓宇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

謚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祗太祖嘉其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

李延孫為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
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
恒為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為子常隨
崤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効九年與李遠
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
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
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孟
生為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
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

著敵境仍留靜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尒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陽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剋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

府斛斯璉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孝閔帝踐祚徵忻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縣公

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敕勤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爲魯郡守
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歸
魏家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
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
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騷
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即從
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
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琚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
戰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

功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
崤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玄母及弟並在宜陽
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太
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戶
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剋孔城
即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
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
民雍方儁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
破郡縣囚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

城士馬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九百戶保定元年移鎮鑾谷四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鎮閻韓仍從尉遲迥圍洛陽天和元年陝州摠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即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幷甲矟等永業遂退二年進爵爲侯除白

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五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剋後以疾卒於位

史臣曰二國爭彊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爪贈藥雖有愧於昔賢御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列傳第三十五　　周書四十三